



广府古城一角。



武禹襄故居。

坐落在滏阳河畔、永年洼中的广府古城，是国内独有的北方旱地水城，四周碧水萦绕，芦苇丛生，白鹭起舞。荷花盛开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荷香，乘一叶扁舟荡漾其中，仿佛置身江南水乡。

“稻引千畦苇岸通，行来襟袖满荷风。曲梁城下香如海，初日楼边水近东。”平塘初到日西斜，香聚芙蓉万朵花。柳岸阴阴连获岸，酒家落落间渔家。滩头白鹭飞无定，城外青山远不遮。”仅凭诗句判断，不知情的人一定误认为诗中所描绘的是江南景致，事实上却是处于北方的广府古城。

据文献记载，广府在夏、商、周属冀州，春秋时为晋国曲梁邑。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属广平郡。南北朝、北齐称广年。隋炀帝杨广即位，为避其讳，改广年为永年，广府为永年县治所所在地。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隋末唐初，窦建德率农民起义军攻克洺州（今广府古城），都城由洺河（今河北缺县）迁于此。相关文献记载很简略，未能提供始建广府古城的准确时间，根据《广平府志》记载，只能大概推测为“创自李唐以前”。

坐落在滏阳河畔、永年洼中的广府古城，是国内独有的北方旱地水城，四周碧水萦绕，芦苇丛生，白鹭起舞。荷花盛开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荷香，乘一叶扁舟荡漾其中，仿佛置身江南水乡。难怪遍览名山大川的“诗仙”李白都为之倾倒，在给时任临洛（今广府古城）令的族弟李皓的题诗中留下了“醉留白马来，西走邯郸城，扬鞭动柳色，写鞞春风生”的动人诗句。

“乙未中秋，丹桂飘香，金风送爽，泛舟滏阳河上，见夹岸绿树成荫，蔓草遍地，微风徐来，微波荡漾，不觉心旷神怡。遥望长虹卧波，秀丽轻盈，雄伟稳重，倒影相映，景色纯美，确如‘初月出云，长虹饮涧’，几疑置身赵州安济桥畔。”这段唯美的文字出自1895年秋天一位无名氏之手，所提及的“长虹”即为赵州桥的姊妹桥——弘济桥，虽历经岁月沧桑，如今依然静静地横卧在滏阳河上。

弘济桥在广府古城东面，距离古城2.5公里。由于年代久远，已无从考证它确切的建造时间，从现有的资料和实物判断，早在元代之前业已存在。

弘济桥为单孔双敞肩式石拱桥，主拱券似长虹飞架，其两端各肩负两个小券，造型宏伟壮观，桥大券正上方刻有“弘济桥”三个大字。桥身上遍布雕工精细、栩栩如生之龙、狮、猴、桃、石榴、花卉等图案，民间传弘济桥有“七个狮子八个猴，中间一个地牯牛”；三十四块栏板，还有九桃十石榴”之说，其中的“地牯牛”，是石匠别出心裁地在桥身南边的肩石上挖出的一个石孔，风穿孔而过，便发出呜呜的叫声，用来吓退水怪。

硕大的青石铺成的桥面上，千百年来经过的车马行人留下深深浅浅的凹坑，栏桥两侧雕刻的图案依然栩栩如生。多年来，在弘济桥两侧边券上留有多条深达寸许的磨痕，那是纤绳日积月累的杰作。在古代，滏阳河曾是江北的“黄金水道”，而飞架于滏阳河上空的弘济桥无疑是这条水道的咽喉。据《广平府志》记载：“又赖溢水，上达磁郡，下通津卫。行旅通商极为方便，其功甚宏，其利甚济。”

要想深入了解广府古城，必定绕不开两个地方，一个是清晖书院，另一个是文庙。

清晖书院的遗址在古城外东北方向，最早为莲亭，也叫荷花池馆。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从苏州老家到此任广平知府的蒋以忠，选择这片被荷花包围的地方，建起楼台亭榭，以供到北城外社稷坛的官员们中途休憩。一百多年后，清康熙年间的广平知府王嗣衍紧邻荷花池馆增建了一处书院，至此，这个清幽之地响起了琅琅读书声。历经岁月洗礼，书院逐渐落寞。如今，清晖书院正在进行原址重建，未来将向公众开放。

文庙位于古城城内东南，主要建筑为大成殿。据《广平府志》记载：“大成殿始建于金代。”从史料记载中可以得知，大成殿在元末毁于战火，后经历代修缮，主建筑基本完好，直至上世纪80年代，因火灾化为灰烬。如今只能通过残留的台基和鼓形柱础石遥想大成殿的宏伟和辉煌。

几百年来，从广府古城的城门走进了众多饱学之士，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推广“桐城学派”的方观承、江南才子郑板桥……走出了自唐以来的十八位进士和不计其数的举人、秀才，他们中许多人成为国家栋梁，像璀璨群星映照着古城的天空。他们与古城或匆匆邂逅或数年相依，但在他们记忆中都会经常浮现出那个莲花簇拥、古树掩映的清晖书院和壮观雅静的文庙吧。

孔子的得意门生冉子也与古城有着深厚渊源，这缘于冉子患上了一种俗名为癩疮的病，当他得知位于沙河朱庄的温泉能够医治百病的信息后，兴冲冲地从鲁国出发前往此地，遗憾的是，在返回故里的途中，行至今广府古城西北22公里处的瓜井村时病故。广府古城旁的冉子墓应为衣冠冢，棺木中只有一些衣物和敷伤用的物品。关于冉子之墓，在清代《永年县志》和明代《大明一统志》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述。那么冉子的墓穴究竟在何地呢？据清代《曹州府志》记载：“郛城东35里者，三冉之故居也，里有金线岭，岭上有故祠址，老树颓然如数百年物。”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当地曾发现一断碑。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有博学好古之士辨此碑为唐贞观年间所立“冉子徐侯墓碑”。也许那里才是冉子的长眠之地。

如果广府古城曾为毛遂封地的传说属实，那么广府古城附近现存的毛遂墓真实性则更加令人信服。毛遂墓在广府古城西南2公里处，葱葱芳草遮掩下的石碑上刻有“毛遂之墓”四个大字。人们之所以记着毛遂，主要因为毛遂自荐的故事以及他在危急关头所表现出的泰然自若和威武不屈，燕赵慷慨悲歌之士中，他理应是代表。“一剑横阶气若何，平原轻侠尽消磨。铜盘热血惊蛮楚，锥颖英雄壮滏河。”“囊锥曾笑三千客，按剑宁同十九人。”后人的诗句道出了毛遂被追慕的理由。

如今，古城的清晨和傍晚，随处可见练习太极拳的身影，他们神情悠然淡定，置身其间，你会真切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广府古城作为曾经的军事要地，一直存有尚武之风。历史上从这里走出多位武状元和武进士，杨露禅和武禹襄虽非进士，更非状元，但至今却最为人津津乐道。

出古城南门不远，有一个幽静的

村落，村落东南依傍着碧波荡漾的十里荷塘，每逢荷花盛开之际，整个村落被荷香笼罩。村北头一处灰砖青瓦的庭院，朴实而静谧，不经意间，路人匆匆而过，如果没有人提醒，谁也不会想到一百多年前，正是在这座普普通通的庭院里，一位农家子弟创建了闻名遐迩的杨氏太极拳。

“谁料豫北陈家技，却赖冀南杨氏传”。杨露禅，名福魁，又名福明，字露禅。少年时家境贫寒，以挖煤为生，自幼爱好武术，偶然遇到来自河南焦作陈家沟的陈德瑚，得到赏识，被收为义子带回陈家沟，拜陈氏太极拳传人陈长兴为师，后三次到陈家沟习武。经数年钻研，杨露禅在陈氏太极拳的基础上创编了杨氏太极拳，被翁同龢誉为“手捧太极震寰宇，胸怀绝技压群英”。

距广府古城东门不远处，有一座整洁而典雅的清代院落，这里是武氏太极拳创始人武禹襄的故居。穿门而入，映入眼帘的首先是灰砖铺设的习武场被踩得凹凸不平的地面，恍惚间，依稀看见太极拳师在动静之间行云流水的身姿。

武禹襄，自幼跟随父亲武烈练习红拳和骑射击刺之术。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武禹襄兄长武澄清中进士，授职河南舞阳知县，禹襄奉母去舞阳省兄，经陈德瑚介绍，绕道河南温县赵堡镇拜访了当

桑，兴修水利。《资治通鉴》记曰：“境内无盗，商旅野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评书名家单田芳沙哑而富有磁性的声音中，人们认识了隋唐时期的众多英雄豪杰，窦建德就是其中的一位。或许《隋唐演义》中引人注目的英雄豪杰太多，时至今日，窦建德的形象在记忆中已很模糊，依稀记得他性格豪放，用着一种名为槊的兵器。走进广府古城，走近历史上的窦建德，才意识到评书有许多演绎的成分，但窦建德委实是一代豪杰。

窦建德，贝州漳南人，世代务农，隋末唐初割据群雄之一。《新唐书·窦建德列传》记述其“材力绝人，少重然诺，喜侠节”。隋末，极具豪侠之气的窦建德在家乡举起义旗，开始走过一生中最高光的旅程。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窦建德率义军攻克洺州（今广府古城）。洺州宏伟坚固的城池、美丽如画的景致、浓郁的文化气息吸引了这位来自乡野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在杨柳依依、荷花盛开的季节，他把都城迁至此地，并建万春宫。万春宫如今已不见丝毫遗迹，旧址上建有永年第二中学。

从陇亩走出的窦建德深知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在洺州期间，他劝课农桑，兴修水利，《资治通鉴》记曰：“境内无盗，商旅野宿。”历史上有多少富庶繁荣之地在一次又一



▲广府古城钟楼。

▲广府古城内的杨露禅雕塑。



地太极名师陈清平，后从长兄武澄清处获得山西王宗岳的《太极拳谱》。此后，武禹襄放弃科考，终生致力于对太极拳术的研究。

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以杨露禅、武禹襄为代表的广府太极文化，已成为河北乃至中国向世界传播文化友谊的纽带。永年由此被誉为“中国太极拳之乡”。如今，古城的清晨和傍晚，随处可见练习太极拳的身影，他们神情悠然淡定，置身其间，你会真切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从陇亩走出的窦建德深知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在洺州期间，劝课农

本版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影视圈『盗墓』『鉴宝』热该降温了

徐刚

近日，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共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印发《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工作方案（2023—2025年）》。《方案》明确，严格管理“盗墓”“鉴宝”等题材的影视和网络视听作品，增强人民群众文物保护意识，引导群众积极参与防范打击文物犯罪工作。（3月6日 央广网）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因此，我们既要保护文物安全，更要防范文物犯罪。尤其不能让“盗墓”“鉴宝”等题材的影视和网络视听作品成为文物犯罪的帮凶。

“盗墓”“鉴宝”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影视作品题材。这类影视作品以其神秘、刺激满足了公众的猎奇心理，吸引了不少粉丝，成为影视市场的宠儿。现在每年都有此类题材的影视作品上映，但这些作品制作水平不一，内容良莠不齐。

不管是“盗墓”还是“鉴宝”，这类影视剧中提到的“宝物”，大多对应着人们观念中的文物。有些作品为了吸引眼球，把盗墓过程写得玄之又玄，还会渲染盗墓贼、寻宝者的所谓“本领”或“成就”，一些情节很容易让观众陷入混乱，错误地把盗墓看作是合法行为，或者片面夸大“宝物”的经济价值，宣扬一夜暴富等不健康的价值观。如此引导，让文物保护工作面临巨大压力。还有个别“鉴宝”类电视节目的宣传，并非从文物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三个方面去考量，而是将着眼点放在经济价值上，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件“宝物”价值多少，容易引发拜金倾向。

事实上，也确实有不少人因为受到“盗墓”“鉴宝”等题材的影视作品影响，以身试法，走上了文物犯罪的道路。轰动全国的长沙“12·29”盗墓案，主犯坦言自己就是受到电视播出的“鉴宝”类节目的影响，财迷心窍铤而走险。还有一些人受到《鬼吹灯》等影视作品影响，当起了“摸金校尉”，盗掘古墓走上犯罪道路。正因如此，严格管理“盗墓”“鉴宝”等题材的影视和网络视听作品十分必要。

考古不是挖宝、不是盗墓、不是鉴宝，而是文物保护的需要，是通过出土实物遗存研究人类历史的一门学科。在一些导向错误的影视作品影响下，认为“考古就是盗墓”“考古人都去鉴宝”，甚至混淆影视与现实，迷失于寻宝、探宝，追求一夜暴富，这显然不是正常现象。

作为影视创作的一种类型，“盗墓”“鉴宝”类题材有其存在的意义，但是不能任其助长疯狂寻宝、探宝的风气，更不能诱导公众去盗掘古墓、倒卖文物。严格对此类影视作品的管理，尤其不能美化盗墓者的形象，不能合法化盗墓行为，令观众混淆是非。另一方面，对于涉及文物保护相关的内容，应由文物管理部门给出专业的审查意见，建立必要的备案制度。最重要的是，影视剧创作者亦应加强文物保护法学习，将文物保护理念贯穿到作品之中。只有这样，“盗墓”“鉴宝”等题材的影视作品才能健康发展，也才能杜绝其成为文物犯罪的帮凶。

世说新语



电邮：t36@tom.com hbrbwzhk@163.com